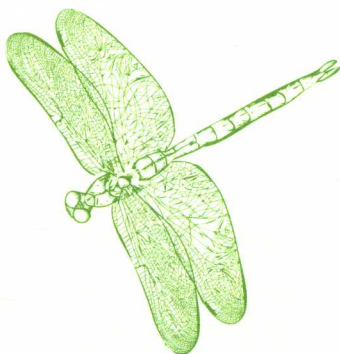


发慈悲心 万物情深

——林清玄散文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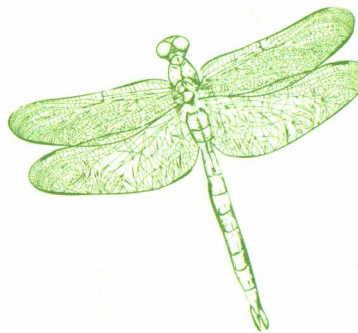


林清玄◎著



万物有灵且美。
我们要轻轻走路、用心过活；
我们要温和呼吸、柔软关怀；
我们要深刻思想、广大慈悲。
一花一世界，这些都是智慧。

你更慈悲，
浩荡广阔，
美好的事物都会不请自来。



发慈悲心 万物情深

——林清玄散文精选

林清玄◎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慈悲心, 万物情深 / 林清玄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8.5

ISBN 978-7-5125-1024-1

I. ①发…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0539 号

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简体字版本。

发慈悲心, 万物情深

作 者	林清玄
责任编辑	戴 婕
特约监制	苏 辛 孙小天 午 歌
策划编辑	兰 青
封面设计	仙境设计
版式设计	仙境设计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8 印张 16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25-1024-1
定 价	4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总编室: (010) 64271551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邮编: 100013

传真: (010) 64271578

目录

第一部分 情缘相聚、互道珍惜

飞入芒花 002 咫尺千里 010 白雪少年 013 葫芦瓢子 019 卡其布制服 025 长命菜
029 每一片竹叶，都生起清风 033 马蹄兰的告别 040

第二部分 忘情也慈悲

忘情花的滋味 046 无声飘落 051 惜别的海岸 054 爱水 058 南国 061 发誓 065
苦瓜变甜 067 金箭与铅箭 070



第三部分 万物有深情

入梦 入魂 入心 1082 冰糖芋泥 1092 姑婆叶随想 1097 盛夏的凤凰花 1104 林边莲雾 1108 养着水母的秋天 1111 散步去吃猪眼睛 1117 有情生 126

第四部分 微光还在记忆里

过火 138 阅读故乡的一百个方法 149 故乡的水土 155 投给燃烧的感情 157 一滴水到海洋 162 往事只能回味 167 鸳鸯香炉 172 一步千金 180 小千世界 184 在微细的爱里 188 有情十二帖 192

第五部分 一切如来欢喜

慈眼欢喜 206 感同身受 212 博爱与大悲 214 幸福的开关 221 迷路的云 224 老兵之凋零 233 忧伤之雨 238 三生石上旧精魂 240

第一部分

情缘相聚，互道珍惜



“星光月光转无停，人生呀人生，冷暖世情多演变，人生宛如走马灯。”每次到过年就会想到这首歌，想到星月的流转，年华的短促；想起历尽沧桑的情景，悲欢离合转不停……这时候就会觉得只要能珍惜着今年今夜、此情此景，便是生命的幸福了。

飞入芒花

童年时代，陪伴母亲看萤火虫飞入芒花的星星点点，
在时空无常的流变里也不再有了。

母亲蹲在厨房的大灶旁边，手里拿着柴刀，用力劈砍香蕉树多汁的草茎，然后把剁碎的小茎丢到灶中大锅，与泔水同熬，准备去喂猪。我从大厅迈过后院，跑进厨房时正看到母亲额上的汗水反射着门口射进的微光，非常明亮。

“妈，给我两角钱。”我靠在厨房的木板门上说。

“走！走！走！没看到没闲吗？”母亲头也没抬，继续做她的活儿。

“我只要两角钱。”我细声但坚定地说。

“要做什么？”母亲被我这异乎寻常的口气触动，终于看了我一眼。

“我要去买金啖。”金啖是三十年前乡下孩子唯一能吃到的糖，

浑圆的，坚硬的糖球上面黏了一些糖粒。一角钱两粒。

“没有钱给你买金啖。”母亲用力地把柴刀剁下去。

“别人都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我怨愤地说。

“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没有就是没有，别人做皇帝你怎么不去做皇帝？！”母亲显然动了肝火，用力地剁香蕉块。柴刀砍在砧板上咚咚作响。

“妈妈是怎么做的？连两角钱买金啖都没有？”

母亲不再作声，继续默默工作。

我那一天是吃了秤锤铁了心，冲口而出：“不管，我一定要！”说着就用力踢厨房的门板。

母亲用尽力气，柴刀咔的一声站立在砧板上，顺手抄起一根生火的竹管，气急败坏地一言不发，劈头劈脑就打了下来。

我一转身，飞也似的蹦了出去，平常，我们一旦忤逆了母亲，只要一溜烟跑掉，她就不再追究，所以只要母亲一火，我们总是一口气跑出去。

那一天，母亲大概是气极了，并没有转头继续工作，反而快速地追了出来。我正奇怪的时候，发现母亲的速度异乎寻常的快，几乎像一阵风一样，我心里升起一种恐怖的感觉，想到脾气一向很好的母亲，这一次大概是真正生气了，万一被抓到一定会被狠狠打一顿。母亲很少打我们，但只要她动了手，必然会把我们打到讨饶为止。

边跑边想，我立即选择了那条火车路的小径，那是条附近比较复杂而难走的小路，整条都是枕木，铁轨还通过旗尾溪，悬空架在上面，我们天天都在这里玩耍，路径熟悉，通常母亲追我们

的时候，我们就选这条路跑，母亲往往不会追来，而她也很少把气生到晚上，只要晚一点回家，让她担心一下，她气就消了，顶多也只是数落一顿。

那一天真是反常，母亲提着竹管，快步地跨过铁轨的枕木追过来，好像不追到我不肯罢休。我心里虽然害怕，却还是有恃无恐，因为我的身高已经长得快与母亲平行了，她即使用尽全力也追不上我，何况是在火车路上。

我边跑还边回头望母亲，母亲脸上的表情是冷漠而坚决的。我们一直维持着二十几米的距离。

“哎哟！”我跑过铁桥时，突然听到母亲惨叫一声，一回头，正好看到母亲扑跌在铁轨上面，砰的一声，显然跌得不轻。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定很痛！因为铁轨上铺的都是不规则的碎石子，我们这些小骨头跌倒都痛得半死，何况是妈妈？

我停下来，转身看母亲，她一时爬不起来，用力搓着膝盖，我看到鲜血从她的膝上流出，鲜红色的，非常鲜明。母亲咬着牙看我。

我不假思索地跑回去，跑到母亲身边，用力扶她站起，看到她腿上的伤势实在不轻，我跪下去说：“妈，您打我吧！我错了。”

母亲把竹管用力地丢在地上，这时，我才看见她的泪从眼中急速地流出，然后她把我拉起，用力抱着我，我听到火车从很远远的地方开过来。

我用力拥抱着母亲说：“我以后不敢了。”

这是我小学二年级时的一幕，每次一想到母亲，那情景就立即回到我的心版，重新显影，我记忆中的母亲，那是她最生气的

一次。其实，母亲是个很温和的人，她最不同的一点是，她从来不埋怨生活，很可能她心里也是埋怨的，但她嘴里从不说出，我这辈子也没听她说过一句粗野的话。

因此，母亲是比较倾向于沉默的，她不像一般乡下的妇人喋喋不休。这可能与她的教育、与个性都有关系。在母亲的那个年代，她算是幸运的，因为接受了初中的教育，日本占领时期的乡间能读到初中已算是知识分子了，何况是个女子。在我们那方圆几里内，母亲算是知识丰富的人，而且她写得一手娟秀的字，这一点是我小时候常引以为傲的。

我的基础教育都是来自母亲，很小的时候她就把《三字经》写在日历纸上让我背诵，并且教我习字。我如今写得一手好字就是受到她的影响，她常说：“别人从你的字里就可以看出你的为人和性格了。”

早期的农村社会，一般孩子的教育都落在母亲的身上，因为孩子多，父亲光是养家已经没有余力教育孩子。我们很幸运的，有一位明理的、有知识的母亲。这一点，我的姊姊体会得更深刻，她考上大学的时候，母亲力排众议对父亲说：“再苦也要让她把大学读完。”在二十年前的乡间，给女孩子去读大学是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勇气的。

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在他居住的乡里是颇受敬重的士绅，日本占领时期在政府机构任职，又兼营农事，是典型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他连续拥有了八个男孩，晚年时才生下母亲，因此，母亲的童年与少女时代格外受到钟爱，我的八个舅舅时常

开玩笑地说：“我们八个兄弟合起来，还比不上你母亲受宠爱。”

母亲嫁给父亲是“半自由恋爱”，由于祖父有一块田地在外祖父家旁，父亲常到那里去耕作，有时借故到外祖父家歇脚喝水，就与母亲相识，互相闲谈几句，生起一些情意。后来祖父央媒人去提亲，外祖父见父亲老实可靠，勤劳能负责任，就答应了。

父亲提起当年为了博取外祖父母和舅舅们的好感，时常挑着两百多斤的农作物在母亲家门前来回走过，才能顺利娶回母亲。

其实，父亲与母亲在身材上不是十分相配的，父亲是身高一米八的巨汉，母亲的身高只有一米五，相差达三十公分。我家有一幅他们的结婚照，母亲站着到父亲耳际，大家都觉得奇怪，问起来，才知道宽大的白纱礼服里放了一个圆凳子。

母亲是嫁到我们家才开始吃苦的，我们家的田原广大，食指浩繁，是当地少数的大家族。母亲嫁给父亲的头几年，大伯父、二伯父相继过世，大伯母也随之去世，家外的全由父亲撑持，家内的事则由二伯母和母亲负担，一家三十几口的衣食，加上养猪饲鸡，辛苦与忙碌可以想见。

我印象里还有几幕影像鲜明的静照，一幕是，母亲以蓝底红花背巾背着我最小的弟弟，用力撑着猪栏要到猪圈里去洗刷猪的粪便。那时母亲连续生了我们六个兄弟姊妹，家事操劳，身体十分瘦弱。我小学一年级，幺弟一岁，我常在母亲身边跟进跟出，那一次见她用力撑着跨过猪圈，我第一次体会到母亲的辛苦而落下泪来，如今那一条蓝底红花背巾的图案还时常浮现出来。

另一幕是，有时候家里缺乏青菜，母亲会牵着我的手，穿过家

门前的一片菅芒花，到番薯田里去采番薯叶，有时候则到溪畔野地去摘乌荳菜或芋头的嫩茎。有一次母亲和我穿过芒花的时候，我发现她和新开的芒花一般高，芒花雪样的白，母亲的发墨一般的黑，真是非常的美。那时感觉到能让母亲牵着手，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事。

还有一幕是，大弟因小儿麻痹死去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大声哭泣，唯有母亲以双手掩面悲号，我完全看不见她的表情，只见到她的两道眉毛一直在那里抽动。依照习俗，死了孩子的父母在孩子出殡那天，要用拐杖击打棺木，以责备孩子的不孝，但是母亲坚持不用拐杖，她只是扶着弟弟的棺木，默默地流泪，母亲那时的样子，到现在在我心中还鲜明如昔。

还有一幕经常上演的，是父亲到外面去喝酒彻夜未归，如果是夏日的夜晚，母亲就会搬着藤椅坐在晒谷场说故事给我们听，讲虎姑婆，或者孙悟空，讲到孩子都撑不开眼睛而倒在地上睡着。

有一回，她说故事到一半，突然叫起来说：“呀！真美。”我们回过头去，原来是我们家的狗互相追逐跑进前面那一片芒花，栖在芒花里无数的萤火虫哗然飞起，满天星星点点，衬着在月下波浪一样摇曳的芒花，真是美极了。美得让我们都呆住了。我再回头，看到那时才三十岁的母亲，脸上流露着欣悦的光泽，在星空下，我深深觉得母亲是多么的美丽，只有那时满天的萤火才配得上母亲的美。

于是那一夜，我们坐在母亲身侧，看萤火虫一一地飞入芒花，最后，只剩下一片宁静优雅的芒花轻轻摇动，父亲果然未归，远处的山头晨曦微微升起，萤火在芒花中消失。

我和母亲的因缘也不可思议，她生我的那天，父亲急急跑出去请产婆来接生，产婆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就生出来了，是母亲拿起床头的剪刀亲手剪断我的脐带，使我顺利地投生到这个世界。

年幼的时候，我是最令母亲操心的一个，她为我的病弱不知道流了多少泪，在我得急病的时候，她抱着我跑十几里路去看医生，是常有的事。尤其在大弟死后，她对我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我今天能有很好的身体，是母亲在十几年间仔细调护的结果。

我的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无数的平凡人之一，却也是这个世界上无数伟大的母亲之一，她是那样传统，有着强大的韧力与耐力，才能从艰苦的农村生活过来，丝毫不怀有怨恨。她们那一代的生活目标非常的单纯，只是顾着丈夫、照护儿女，几乎从没有想过自己的存在，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忧病都是因我们而起，她的快乐也是因我们而起。

不久前，我回到乡下，看到旧家门前的那一片芒花已经完全不见了，盖起一间一间的透天厝，现在那些芒花呢？仿佛都飞来开在母亲的头上，母亲的头发已经花白了，我想起母亲年轻时候走过芒花的黑发，不禁百感交集。尤其是父亲过世以后，母亲显得更孤单了，头发也更白了，这些，都是她把半生的青春拿来抚育我们的代价。

童年时代，陪伴母亲看萤火虫飞入芒花的星星点点，在时空无常的流变里也不再有了，只有当我望见母亲的白发时才想起这些，想起萤火虫如何从芒花中哗然飞起，想起母亲脸上突然绽放的光泽，想起在这广大的人间，我唯一的母亲。



咫尺千里

使我痛心的是，为什么那些勇于承担爱的人，往往为了得到咫尺的爱而奔波千里？为什么有好的环境可以去爱的人，却使唾手可得的愛流放于千里之外？

今天下午偶然遇到一个朋友，他正在参与拯救青少年的义工工作，现在进行的活动叫作“远离边缘”。

朋友告诉我一些他接触的个案，有一些青少年因为无知，被朋友带去吸毒和抢劫；还有一些因为成绩不好，被社会和学校的教育遗弃，只好流浪街头，做出犯法的事。但是，大部分的青少年会走到边缘，是由于缺少父母亲的爱，当一个人连父母亲的爱都失去了，就什么坏事也可能做出来了。

朋友非常感叹地说：“每次想到这些身体强健的青少年，只因为缺少爱就变坏，心里就很着急，真想每个人都能多爱一些，说不定能支持他们远离边缘。”

我们更感慨的是，这几十年来社会的变迁和教育的失败，使一般的人——不论是青少年或是成人——都失去了爱的表达能力。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追求物质的生活，却吝于花一点时间来对待自己的亲人；我们用更多的力气在一些外面的琐事上，却舍不得多给最亲的人一些关怀。

那些身强体壮、有无限精力的青少年，他们会变得茫然，成为边缘人，整个社会都有责任。

因为这个社会愈来愈多的是冷漠，而愈来愈少的是爱。

我对朋友说：“只有爱，才能拯救这个社会呀！”

这个社会确实存在许多的边缘，但边缘指的不是文化的或社会的，我们在最繁华的都市里，反而有最多边缘的青少年；在最富有的家庭里，可能培育出最冷漠的心灵。

与朋友谈天结束后，我沿着忠孝东路散步走回家，看着那些外表坚实华丽的大楼，内部是那样冷硬而无感，过于巨大的招牌杂乱无章地挂着。

这些大楼、这些招牌，不正是这个社会人心的显现吗？

我们有着更大的占据与高耸的外表，却有更多的流失与更大的荒芜，我们失去的是心灵的故乡与思想的田园，这是使我们流落于边缘的根源呀！

回到家，我接到儿子读幼稚园时的一位老师寄给我的稿子，这本稿子是一个母亲的日记。

这个母亲因为怀孕时受到病毒感染，生下一个先天畸形的女婴，取名为“心澄”，期望小女孩虽然残缺，还能“心澄如水，

能清楚地照见自己、照见世间”。

但是，心澄生下来之后，残缺还没有结束，因为她的脑部病变是“进行式”的，心澄先是肠胃病弱，接着是四肢萎缩，再后来是脊椎侧弯，情况一天比一天更糟。

不管情况变得多么糟，心澄的母亲汪义丽女士永不放弃，甚至“连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孩子”，她带着孩子对抗疾病，对抗残酷的命运，坚持到底。那是源自于她有非常充沛的爱，这爱是泉源，不会枯竭。

心澄在父母亲的爱里，最后还是走了，一共只活了四年的时间，留下来的，是母亲在这四年中写下的充满光辉和泪水的日记。

我跟随着这一本日记，跟随着互相深爱的母女的悲喜，希望能寻找到命运的阳光。

终至我深深地叹息了。

即使如此丰盈的爱，也无力回天，大化实在太无情了。

尽管大化无情，但真正纯粹的爱里，过程是比结局远为重要的，“爱别离”既是人生的必然，却很少人知道，只要完全融入地爱过，别离也就不能拘限我们了。

另外使我叹息的是这世间的荒诞，许多身强体健的青少年形同被父母遗弃；许多面貌姣好的少女被父母像货品一样出售。反而许多父母的心肝宝贝，却是身心有残缺的，唉唉！大化岂止是无情而已！

在这流动的世间、流转的人情里，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如果是偶然的，人生不就如同风云雨露吗？

如果是必然的，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那必然的存在，是为了启示我们、成就我们，让我们学习更